

新课标视域下再看张志公语文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

王婷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19;

摘要: 本文通过对张志公先生教育思想的梳理, 论述他教育思想与当前新课标的相互关联, 从而发现张志公先生语文教育思想的前瞻性。介绍他教育思想中关于课程性质的工具论与新课标所要求的工具性与实践性的统一要求一致; 同时教学目标也与新课标要求的语言、思维、审美、文化相统一; 张志公先生的语文教学方法也在新课标的语文学习任务群中的方法与要求有很多体现。所以, 通过对张志公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进行研究, 梳理张志公先生教育思想现代性与科学性的同时, 也希望能对当今的语文教学有所帮助。

关键词: 张志公; 语文教育思想; 新课标; 现代价值

DOI: 10.64216/3080-1516.25.08.044

张志公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文教育家, 他的教育思想对我国的语文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高中阶段的课程标准以2017年版为最新, 当然也是相对来说最权威的。在新课标的指引下, 我们再看张志公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 总是能在其中发现与新课标要求相符的、具有现代性与科学性的语文教育观。本文在梳理张志公先生教育思想现代性与科学性的同时, 也希望能对当今的语文教学有所帮助。

1 关于课程性质

新课标强调“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祖国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同时强调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张志公先生在其《说工具》一文中强调语文的工具性, 称其是进行各项工作的工具。这似乎与新课标所要求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相背离, 具有片面性。但是张志公先生虽然没有提出人文性, 但十分重视“文道统一”。他认为学生所学文章, 都是兼顾知识性与思想性的, 学生在学习文章的过程中, 既要掌握其中所蕴含的语文知识, 又要感知其中的内在思想。只有这样, 才是将这篇文章教透、学透。

同样, 张志公还论述了语文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

新课标中语文课程强调运用, 强调其综合性与实践性, 学习祖国语言文字, 最终落脚在运用上的。这与张志公先生重视语言教育, 提高语文教学效率所提出的要求不谋而合。张志公先生提出“学好语文的三道关口”, 包括“字、句和篇章”, 给予语言文字运用很高的地位, 他认为将包括字、词、句、段、篇在内的语文知识意义和用法讲透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而“人文性”是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基础上自然发生的, 它往往需要建立在学生自我意识的基础之上。换句话说, 如果你连文章都看不懂, 又如何理解包含在其中的人文性意蕴呢? 例

如张先生在《漫谈语文教学》中提到的一个案例, 就是对《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教学, 学生对“先”、“后”、两个“忧”的意义和用法不了解, 只是空谈大道理, “不能确切的理解文意, 怎么能真正领会文章的思想?”^[1] 这样也就揭示了语文课程工具性的首要特征, 同时语文课程又兼顾人文性。而人文性是建立在工具性的基础之上的。

通过对张志公先生关于学科性质和新课标的要求我们发现, 二者具有相似性, 都强调工具性与人文性, 但张志公先生更加重视工具性, 将工具性放在了基础的位置, 但同样不忽视人文性的教育。

2 关于学科核心素养

新课标强调语文对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语文课程通过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建构以实现育人要求。同时将语文核心素养从语言、思维、审美和文化四个方面展开, 分别阐述各自的要求和含义, 又在最后论述了四个方面的关系。强调四者的整体性与关联。新课标强调, “语言建构与运用是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基础”^[2], 同时提出语言是思维工具, 也是其重要的外在表现载体; 通过对语言的学习也可以锻炼学生发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当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多是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所承载和传承的, 而思维、审美和文化同样互为目的和手段。由此可以揭示出语言作为思维、审美和文化的基础所表现出的重要作用, 也有语言、思维、审美和文化四者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整体统一性。

张志公先生强调语文教学的目的是“进行语文训练, 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3], 语文课是要通过“语文训练、思想教育、文学教育和思维教育”四个方面展开, 以实现语文能力的提高。

张志公先生虽然没有阐述语文训练的具体内容, 但在其《学好语文的三道关口》中, 已经谈过语文“字”、

“句”、“篇章”，也就是语文基础知识的掌握及运用就是语文学习的重点，同样，在《要重视接受与表达的训练》中，张志公先生也提到“我常用‘语文训练’‘语文能力’这些说法，不常用‘阅读教学’‘写作教学’‘读写能力’这些说法。”^[4]我们也就可以将张志公先生所讲的后者理解为语文训练的内容；而他所说的思想教育，“在语文教学的整个过程中，对学生的情感、趣味、思想境界以至于思想、抱负等多方面的熏陶、感染、培养和提高。”^[5]这里张先生所讲的思想教育更多偏重的是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不仅在认识上强调正确性，同时在行为上要求习惯性；再谈文学教育，张老先生认为一个中学毕业生应该具备一定的文学鉴赏能力，“对戏剧、电影有一定的鉴赏力。”^[6]其实就是文学鉴赏与文本解读的能力；思维训练“就是训练学生说话合乎事理^[7]。”这里张先生强调口语表达与思维训练的相互促进与发展。其中，语文训练的要求与课程标准中语言的建构与运用相似，而文学教育、思想教育和思维教育也同样与当前课标中“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的传承与理解”和“思维的发展与提升”相互对应。

针对语文训练、思想教育、文学教育和思维训练四者的关系，张老先生也做了相关的阐释。首先，他同样给予了语文训练最重要的地位，也就是学生对语文基础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为重中之重。他认为“能够扎扎实实地把语文训练这一环抓住，其余各方面就都抓住了，至少是很容易抓住了。”这里强调语文训练的重要性，认为语文训练是基础，也就是进行思想、文学、思维的工具与途径。其次，他也肯定了四者的相互关系。他说“如果主观上抛弃了思想教育、文学教育和思维训练，语文训练也搞不好。”^[8]这里不光强调四者的整体性，还强调思想、文学和思维训练对语文训练的制约性。

张志公先生对于语文教学的目的的论述与当前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张志公先生对于语文教学的目的的把握具有相当高的前瞻性。

3 关于教学方法与学习任务群

2017年版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的课程内容中，提出了学习任务群的概念，其中包括18个学习任务群，每个学习任务群下面都有各自的学习目标和教学提示，以及任务群要完成的目标和完成目标所用的教学方法。而张志公先生在当时提出的一些教学方法，对完成当前的学习任务或任务群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以“文学阅读与写作^[9]”这一任务群为例，论述张志公先生的语文教育方法对实现新课标中的学习任务群的借鉴价值。

宏观来讲，该一任务群主要包括两个任务，就是阅

读和写作。阅读就是引导学生阅读不同题材和体裁的优秀文学作品，从而体验不同作品的情感，提升文学鉴赏能力。针对阅读，张志公先生语文教学法中多个方法对于完成这一任务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例如“说‘比’”、“说‘问’”、“说‘改’”等。

3.1 “比较法”实现阅读“复杂—简单—深刻”的过程

“比”这一方法的使用，往往可以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简单的问题深刻化。张志公先生的语文教学法中提到“比较”，不光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也就是简单化的过程；同时也可以让学生理解的更加深入，就是实现深刻化的过程。而提高学习效率，使问题简单化主要指对知识点的比较归纳和总结。例如对一个文言实词的认识，将出现的两处相同的文言实词进行比较，意义用法相同，可以归纳以加深对该一用法或意义的理解与记忆，实现该一实词的纵向积累；如果意义用法不同，两者相比较，可以拓宽该一实词的用法和含义，实现横向积累；加深理解则是实现深刻化的过程，主要指运用比较阅读法，以实现学生对于文本的个性化的深入解读。例如比较阅读法，将《沁园春·长沙》与《八声甘州》进行对比阅读，通过两首词在“领字”、意象以及感情的不同，来体会文学文本的表达效果，理解不同作家作品的思想感情个性特征。

3.2 “提问法”实现阅读完整有效的进行

张志公先生《说“问”》这一文章，主要阐述“问”在教学中的重要性和“问”的方法，也就是怎么问。“问”的作用众所周知，但针对该任务群——文学阅读与写作，“问”的作用又有其特殊性。文学作品种类丰富，意蕴深厚，针对长篇作品，需要读全；而针对短篇作品，则需要读透，这就需要教师进行组织与点拨，以实现学生文学阅读正确有效地进行。

例如对于中长篇小说的阅读与教学，就需要教师对内容进行组织。有的内容需要节选，有的内容则需要进行整本书阅读。新课标中也同样以学习任务群的方式提出了整本书阅读的要求，可见整本书阅读的重要性。但整本书阅读的实现，往往是要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学生对整本书进行阅读与思考。因为整本书阅读教学的实现的高中阶段相对较困难。由于高中阶段的学生在时间和精力方面的压力，学生难以完成整本书阅读既有“阅读时间跨度更大，阅读材料更长也更为复杂^[10]”的外因，同时也有学生自身兴趣缺失的内因。所以教师对教学的设计就显得比较重要。而通过问题的设置来激发学生兴趣，引导学生思考这一方法也是很大一部分教师的选择。同时设计的问题往往可以贯穿全文，引领学生整体思考。例如对《红楼梦》的整本书阅读，就可以设计一个问题，

如分析凤姐的人物形象(根据小说内容,谈谈凤姐是个怎样的人),对凤姐的描写既有语言、动作、外貌等,还有正面、侧面描写,并且分布于整本书各个章节之中,学生在了解凤姐的形象时,就需要整体把握文本。针对短小的文学作品,同样需要“问”的启发。越是简短的文本,对学生的文本解读和鉴赏能力的要求就越高。例如使用“炼字法”对文本进行解读,教师往往会采用“换字”来启发学生的思维,而“换字”的实现要依托提问的形式来进行。

3.3 “修改法”和“练习法”是提升作文能力的不变之法

高中阶段的新课标没有专门设置写作模块和专题,但在学习任务群5中却也提到了有关写作的要求。没有明确的要求也为当前的作文教学增加了难度。该一任务群将阅读与写作列在同一任务群内,必然有其内在的联系,也不禁让我们思考阅读与写作的关系。课标要求学生“结合所阅读的作品,了解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写作的一般规律。捕捉创作灵感,用自己喜欢的文体样式和表达方式写作……。尝试续写或改写文学作品。^[11]”并且还要求学生通过随笔杂谈来表达自己对文学作品的见解和感情。这里就表明读与写的关系,但不够明晰。

张志公先生在处理读与写的关系时,提出了几点他的看法。培养读和写的能力同为教学目的,两者是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的关系。首先,阅读不单单是为了写作,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才是关键。其次,写当然也很重要,培养学生写作能力是张志公先生提高语文教学效率的重要内容。当然,写作能力的提高需要阅读的不断深入,同时,写作同样可以促进阅读,“自己有了写的体会,自然就提高了理解、欣赏的能力。^[12]”除了对于阅读与写作关系的阐释外,张志公先生的《说“改”》^[13]和《说“练”》^[14]同样也为写作教学提供了一些方法论的指导。例如《说“改”》一文中,张志公先生所说的“改”不仅是对作文的修改,而是对于学生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纠正。由于作文是考察学生综合能力的,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都将影响作文能力的提高。例如字词的错误书写、句子结构的错误把握、回答问题的思路不清等问题,都会在作文中体现。单就对于作文的修改,也是很有必要的。“好的文章是改出来的。”写文章需要灵感的迸发,但是作者文思泉涌、行云流水的创作与后期的修改和雕琢并不冲突。并且成熟作家与学生还是有本质差别的。学生有其认知发展的阶段性、发展性和可塑性,需要教师对其进行引导,在不影响个性发展的前提下给予学生应有的规矩,也就是“既要予人规矩,也要予人巧。”

当然,张志公先生的教学方法对其他任务群同样也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例如学习任务群4语言积累、梳理与探究,同样可以使用上文所提到的比较归纳法;学习任务群6思辨性阅读与表达,一定离不开教师对学生问题的引导与启发。

随着新课标的颁布,再看张志公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与实践,会发现张志公先生的教育思想在学科性质、课程目标、学习任务群等方面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他所提出的教育方法和教育经验经过时代的检验,依旧能为我们当前的教育教学产生积极影响。我们相信随着对张志公先生的教育思想的更深入地研究,一定会收获新的价值和指导。

参考文献

- [1] 张志公. 语文教学论集[M].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5(10): 12.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S].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05): 05.
- [3] 张志公. 语文教育论集[M].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5(10): 24.
- [4] 张志公. 语文教育论集[M].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5(10): 215-216.
- [5] 张志公. 语文教育论集[M].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5(10): 24-25.
- [6] 张志公. 语文教育论集[M].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5(10): 26.
- [7] 张志公. 语文教育论集[M].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5(10): 26.
- [8] 张志公. 语文教育论集[M].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5(10): 27.
-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S].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05): 17.
- [10] 李卫东. 混合式学习: 整本书阅读的策略选择[J]. 语文建设, 2016(25): 12-15.
-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S].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05): 18.
- [12] 张志公. 语文教学论集. 福建教育出版社[M], 1989(10): 154.
- [13] 张志公. 语文教学论集. 福建教育出版社[M], 1989(10): 167.
- [14] 张志公. 语文教学论集. 福建教育出版社[M], 1989(10): 209.

作者简介: 王婷(1998.9-), 女, 回族, 宁夏银川人, 硕士在读, 研究方向: 语文学科教学。